

王寿南 著

卷上 发现中国皇权社会

照照历史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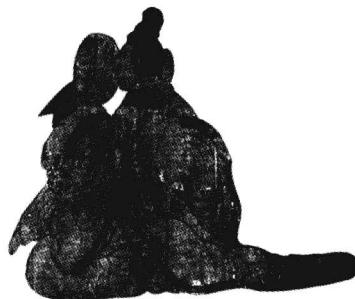


卷下 一个王朝的君与臣

新华出版社

照照历史的镜子

王寿南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照照历史的镜子 / 王寿南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66-0096-2

I. ①照…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随笔—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511号

照照历史的镜子

作 者：王寿南 著

出版人：张百新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黄绪国 江文军 装帧设计：图鵠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图鵠文化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230mm 1/20

印 张：12.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096-2

定 价：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历史像镜子（代序）

有人认为历史只是人名、地名、年代的组合，全靠记忆，十分枯燥无趣，这种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历史的重点在于理解过去的人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其中人名、地名、年代只是呈现这些话是谁什么时候说的，这些事是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的，如此而已。一个人想要了解历史，可以不必记得人名、地名或年代，最重要的是关注那历史人物说过什么，做了什么，这才是历史的重点。

历史像镜子，不过，这面镜子不是挂室内、照自己容貌的镜子，这面镜子是照过去的人言行的镜子。譬如当你坐上汽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子里面有很多面镜子，有向后照的镜子，有向左右照的镜子。当汽车走过弯道时，在急转弯道的路旁，也会伫立一面镜子。这些镜子分别映照车子后面及车子两边的景物；在马路旁竖起的镜子，则是照前面转弯后可预见的景物。这些镜子就有点像历史的镜子，因为分置在车上的镜子和路边的镜子，是看得见但摸不着的，这是因为它与你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事实上它是存在的，可以清楚看见那边有人在做什么事，看得清清楚楚。历史的镜子，就是让我们看到过去人们的活动情形。

从历史的镜子里，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故事，情节不同，人物不同，结局也不同。然而看这面历史的镜子，是要用“心”看的。如果只用眼去看，虽然也可以看到镜子里面展现出来的一幕幕故事，很有趣也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与我们有关吗？你不见得认为有关系。但是只要用心看这些故事，就会发现这些故事与我们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历史是前人所走过的路，前人走过的路，后来的人也会走；前人做过错误的事，后人也会做错。譬如，从前有一个人骑脚踏车在路上急奔，忽然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弯，双手握的手把在九十度转弯时，车子一打滑翻

了，人也跟着摔在地上受伤了，痛苦不堪。这故事在旁人看起来就是骑太快了，转弯转太急了。乍看之下似乎与我们毫无关系，可是如果用“心”看历史，看到这人骑车摔跤的历史，就会学习到骑车时千万不能在速度很快的时候来个九十度的急转弯；要不然也会像这人一样摔跤。所以人可以从历史的镜子里，从前人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不要重蹈覆辙。我常常说，历史是教人聪明的学问，这句话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要用“心”去读历史，用心体会历史中前人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有何启示，从这些启示里学到的，自然会让人变得更聪明。

有人会问，历史是前人发生的事，这些事件有的是百年前或千年前发生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没错，历史是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其中有离得很近、也有离得很远的，昨天的事就是历史，当然千年前发生的事也是历史。而为什么前人的事对我们会有启发呢？的确，他们穿的衣服可能与我们不相同，交通工具可能与我们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性，一千年或两千年前人的人性与今天我们的人性是一样的。正因为人性是一样的，从历史的镜子里面看前人所发生的事，现代人会产生同样的感受，看到历史人物的成功会同感兴奋，当看到历史人物因失败而痛苦时，也会替他难过。读岳飞的传记，可以感受到岳飞那种怒发冲冠的情绪；读陆游的诗，可以感受一个在时代的困境中想望成功、想望复兴的人的那种心情。同时，由于我们和从前的人人性相同，所以我们和前人有同理性：前人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其逻辑观念和我们的逻辑观念是一致的。将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对照自己面对的问题，可以找到应对的方法，这便是历史对现代人的功用。所以历史虽是从前发生的事，可是其精神是会在现代人身边起作用的，历史和现代的生活是不会脱节的。有时候读了一段历史，再看看当今发生的事，你定会哑然失笑，会觉得今天发生的事，和从前所发生的事怎么那么相像啊！不禁以为今天的人们又在演从前人的戏了。

我在政治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史课程二十多年，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十分感兴趣。本书的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与政治史有关，其中少数发表于《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大多数登载在《历史月刊》上。这些文章虽然每篇题目不同，但都不离开政治史的范畴；看似在谈历史，可是读者们回过头看看今天的环境，是不是有些相似呢？如把这本书当成是历史的镜子，对照历史的镜子回头看看周遭的环境，你会不会产生一些感触呢？

2005年2月，我患了严重的大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住进了台北万芳医院。感谢万芳医院副院长连吉时教授高超的医术，让我转危为安，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后，终于痊愈出院。不过，出院以后我的视力急速退化，主要是白内障突然恶化，而我的右眼在六七年前因为开白内障而导致视网膜出血，最后失明。由于医生们认为我的眼睛结构较常人脆弱得多，所以尽管左眼白内障很严重，但医生不敢轻易地为我再动一次白内障手术，因为怕左眼也会和右眼一样，造成同样的不幸。因为视力急速退化，我连看书报杂志都发生困难，这对一个长年阅读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幸好我的妻子吴涵碧女士不断地给我鼓励，让我心情安定下来。虽然视力愈来愈不好，但是不能因此而觉得人生无望，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心想应该还是可以做一些事的。我一直想做的事之一，就是把三十几年来在大学研究所里上课的若干心得，用通俗的文字写出来，让社会的一般人士也可以理解历史所含的精神，这就是我从2006年1月开始，在《历史月刊》每期要写一篇文章的原因。当然，因为视力太差，我无法握笔写作，所以我用录音带口述录音，再请我的学生——政大历史所博士班研究生张正田君，把录音带打成文字，然后由吴涵碧把张正田所打的文字念给我听，我加以修改变成一篇文稿后，送交《历史月刊》发表，这样的每月一篇文章，就成了这本书的主干。各位读者阅读起来，会觉得

很像是口语，因为实际上确确实实是口述而写成的，所以书中文章引经据典之处不多，因为我无法去查阅古籍中的原文，只好凭着记忆来写作。当然这本书不是史料性的著作，重点在陈述我个人的思想与观念，所以史料不足之处，也要请各位多多包涵。

自从患了严重的眼疾之后，我不仅在心理上遭受很大的打击，生活行动也变得十分不便。我要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吴涵碧女士，她对我的细心照顾与不断鼓励，让我很勇敢地面对现实，冲破许多心理的障碍，觉得自己又可以勇敢地站起来走出去。目前我在心理和生活上，和以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同样乐观奋斗。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纵使患了严重的眼疾，生活却仍十分忙碌，安排的活动仍然是很多的，当然我有一个最大的支柱，就是吴涵碧在我身边形影不离的照顾。吴涵碧的性格在许多方面和我去世的母亲是相似的，她柔顺又刚毅，勇敢又谨慎，我十分感谢上帝给我的恩典，赐给我这么一位贤惠的妻子，让我在遭受严重的打击之后，还能够活得那么好。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弟弟王寿松和妹妹王永华，他们两个人对我也永远是细心的照顾，我们兄妹三人的手足之情非常深厚。我和寿松相差十二岁，永华则比我小十五岁。当寿松读小学五年级，永华读小学二年级时，父亲突然因心脏病去世，那是1958年的年初。父亲是军人，初到台湾连眷村都没有找到，还是租房子住，突然地去世，没有留下任何积蓄。我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当时我大学尚未毕业，一家生活的重担自然落在我身上。我们一家四口在父亲离开后相依为命，彼此体谅关心，这一路上，含着泪，三人手拉着手，踩着满是玻璃碎屑的小路，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曲折，总算是走过了最难走的路而终于踩上了坦途，现在寿松和永华都有很好很美满的家庭和工作。随着岁月的增长，兄妹三人的感情是更紧密更浓厚，偶尔涵碧不在家，寿松和永华会来陪我，三人外出吃饭，他们总是一左一右扶持着我，那份关爱让我

深深的感动。每当午夜梦回，忆起当年他们年幼时，牵着他们二人的小手，在家旁的田间小道散步，三个人说说笑笑的情景，不禁泪流满面。时光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那份情依旧是紧密地系着。十年前，母亲在台大医院因为大肠癌去世，弥留之际，母亲紧握着我的手，非常关切，最不放心的是我，因为母亲认为我的身体不好。母亲的关爱，我终生不会忘记。每每在寂静的午夜，内心不禁呐喊着，“母亲啊！我多么地想念您！但请您放心，现在寿松和永华永远都陪在我身边，永远都会照顾我，在天国安心吧！”

我愿意把这本书奉献给在天国正慈祥地看着我的母亲。妈，跪在您的脚前，请您祝福我们！

2006年11月27日

母亲逝世11周年前夕

目 录

历史像镜子（代序） / 1

卷上：发现中国皇权社会 / 1

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质 / 3

中国古代政治的两个层面 / 15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 25

中国士人与政治 / 44

一个使王朝死亡的基本因子：君主 / 51

政权的崩溃 / 65

革命或造反？ / 74

皇帝权力的演变 / 78

清君侧！君侧能清吗？ / 85

中国人有法治精神吗？ / 95

统治者应该提倡道德吗？ / 101

岂可马上治天下？ / 109

中国何以没能产生民主理念？ / 116

卷下：一个王朝的君与臣 / 121

度量最大的皇帝——唐太宗 / 123

千古难见君臣情——唐太宗和他的臣子们 / 132

从才人到皇帝——武则天传奇 / 142

武则天面面观 / 152

误国之恋——杨贵妃和唐玄宗的爱情 / 158

唐代第一宦官——高力士 / 167

唐玄宗：从明君到昏君 / 176

养虎记——安禄山的故事 / 186

国士无双双国士——张巡和许远的故事 / 195

未被烹的走狗——郭子仪得以善终之道 / 203

忠诚与叛逆——仆固怀恩的故事 / 216

一个政治改革者的千古沉冤——王叔文的故事 / 224

皇帝的女儿也愁嫁——唐代的公主和驸马 / 232

卷上：
发现中国皇权社会



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质

从中国有历史记载开始到清亡为止，中国一直在君主制度统治之下，所有的君主并不是“虚位”的，而是掌握实权的，尤其是秦代以后，君主的权力更是日趋强固，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乃是一种君主专制的政治。在君主专制的古代政治下有几个特质是值得提出来研讨的。

朝代的更迭现象永不终止

从有较可靠历史的时代——夏代以来，中国进入家天下的政治，于是形成“一姓王朝”，君位由异姓接替即表示朝代变更（五代时例外，当时盛行养子制度），在“一姓王朝”的制度下，朝代的更迭现象永远不能终止。观察史实，从夏代到清代，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达到一千年——最长的是周代，计856年，最短的是五代的后汉，仅4年。朝代的不断更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何以一姓王朝会造成不断的更迭现象？换言之，何以一个旧的朝代必定会趋向败亡而由一个新的朝代取代？其中原因甚为复杂，颇堪玩味。而其关键则为君主本身的问题。一姓王朝的君主，其政治才能常呈递减的现象，愈到后代的继位君主其政治才能愈低，缺乏政治才能则其统御权力便由强大而削弱，终至完全消失，这个朝代也因之崩溃。

从秦始皇废除周代的封建制度起，在中国历代政治中，君主便占了极端重要的地位。君主权力之大，笼罩全国，这是周朝天子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切政治权力（有时甚至财富名誉等权力）的源泉来自君主，只要君主坚持，就可以做任何他所想做的事。李斯劝秦二世要“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即是明白说明君主的权力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后世的君臣们虽然再也无人敢像

李斯那样赤裸裸地说出君主的权力无限大，然而，实际上，历代君主除了受制于自己的观念、想法和良心外，并不受外界力量的拘束。自古以来从谏如流的君主并非没有，但是他们之肯于纳谏，并非出于他们本心的意愿。唐太宗是以从谏如流著名的，但是他的从谏是因为他鉴于隋亡而觉得纳谏对他有好处才自愿接受的。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谈到唐太宗勇于纳谏的原因时说：“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屡自言君主纳谏可使国富民安，对君主有利。一个自任其智的君主，没有任何强制的力量可以迫使他纳谏。同时，中国自古以来也没有任何法律来约束君主，人性本属好逸恶劳，无限制的权力，最易使人腐化。然而，在专制政治之下，君主的个人生活绝不能脱离实际政治而独立，君主的行为常能直接影响实际政治。君主的腐化，除了滥用权力，破坏公平与正义的原则，造成臣民的不满外，还会有两个极不良的影响：一是为了供应君主过分的享受，政府不得不对百姓重税厚敛，这种经济上的榨取一旦超过了限度，必然是农村经济枯萎，盗贼增多，盗贼众多又会引起战乱，而战乱又足以使王朝式微，王朝式微又是王朝覆亡的前奏；二是君主的腐化，过分贪图享受，遂不理政事，大权下移，大权下移的时日久积，臣下便取得威势，造成“权臣”的出现，而王朝则日渐衰微，终成“大盗窃国”之局。由此可知，君主腐化必然使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的君位采世袭制度，继位之君由于生活环境的特殊和接受畸形教育的影响，其才智愈后愈低，又完全不了解世故与民情，于是，君主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愈拉愈远。可是，君主却拥有无限制的权力，自然难免滥用权力、危害人民（有时，继位君主滥用权力而危害人民并非君主的有意作为，而是不自觉其行为对人民的后果，这便是君

主远离人民的表现），中国的被统治者是极具忍耐性的，服从与名位的观念深入人心，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敢反抗居尊位者的命令。然而，忍耐是有限度的，求生与自卫乃是人类的本能，一旦政治上的权威影响到其生存时，必然发生反抗，战乱从此而起，战乱的结果必然是削弱王朝的威信，使王朝步上衰亡之途。东汉末的黄巾之乱、唐末的黄巢之乱、明末的流寇和清末的太平军，均是最佳例证。仲长统对于朝代的更迭曾有精辟的见解：

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心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责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彼后世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断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当然之大数也。

（《昌言论·理乱篇》）

仲长统虽生于汉代，证之后代史实，其见解可以得到证明。

中国古代政治以君主为中心，而世袭制度下的君主又必趋向于无能与腐化，遂造成王朝的败亡，新的王朝起而代之。所以，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本身即含有兴亡的循环，朝代的更迭乃成为必然产生的现象。

民本思想盛行

中国民本思想发展很早，最早见于《尚书》“民惟邦本”一语。儒家先哲孔子、孟子极重民本，孔子主张“仁政”，所谓仁政即是一种爱护人民的政治，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均表现出其重民的精神。孟子乃是民本思想发扬光大最有力之人。孟子认为君乃为民而设，民永存而君可更换，其论调在二千余年前的君主时代，确实令人可惊可佩。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这段话几乎成为中国民本思想的象征。《孟子》一书中处处流露出政治应以民为重的思想，甚至主张“暴君可伐”之论。《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

孟子“闻诛一夫纣也”之论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否定暴君的地位，为民本思想开创了一个新的积极的道路。

秦汉以后，民本思想在专制政治之下未能继续发扬，成为停滞消沉的状态，然而民本思想实未消灭，例如董仲舒之“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陆贽之“人者邦之本”，均灼然可见。历朝君主的谕旨和大臣的奏本，经常提及仁政爱民之言，虽然多是空话，但也表

示民本思想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并未消除。及至明末清初，黄梨洲感亡国之痛，乃大倡“君客民主”之论，黄梨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明夷待访录·原君》）黄梨洲之“君客民主”说可详阅《明夷待访录》中各篇。遂使沉寂了近两千年的民本思想又大放异彩。

民本与民主不尽相同，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民本是消极的、被动的，民主是积极的、主动的。中国古代政治有民本思想，然而却未能发展到民主思想。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并非中国的“贤哲”们不知进步，而系中国的政治环境使然。

虽然中国古代未能产生民主思想，以致两千多年的历史都在君主专制政治中度过，但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政治也并不是君主视臣民如奴隶牛马的暴虐统治，虽然偶有暴君，但大多数的君主都知道爱民，便是受民本思想的影响。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人民虽长期处于君主专制下，而所受到的弊害却因此得以减轻。金耀基先生说：“自秦汉以降，虽有一副君主专制的骨架，但骨肉之间实含有浓厚的民本主义血脉，而因此民本主义血脉的周身流转，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舒解。”确为精辟之论。

梁任公曰：“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证之史实，在中国古代政治中，随时都隐现出民本的精神。

缺少法治精神

中国自汉代以后，政治上无疑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历代君臣绝大多数都崇尚儒家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有极大的势力。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注重身教与德治，是一种标准的人治主义思想。孔子主张重礼德之教化，轻政刑之督责。季康子问政，孔子对